

卷三十三

靖節漢山海經 歲寒堂詩話 搜神祕覽 睽車志 宜春傳信錄

吟嚙集 畫史 瀟湘錄 三水小牘

卷三十四

春明退朝錄 趨朝事類 麟臺故事 豪異 祕纂 耳目記

辨疑志 談淵 嶺表錄異記

卷三十五

毒閑錄 青唐錄 省心銓要 能改齋漫錄 續釋常談

倪雲峯



說郭卷第三十三

靖節漢山海經

二老堂詩話二鳥

江州陶節集未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節篇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通按山海經有云刑天毀名口啣干戚而舞以此句為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讓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美然靜節此題十三篇大槩一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同此篇恐專說精衛御木填海無干戚之舞而猛志常在化去不誨若併指刑天偁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臣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邪後見周



紫芝竹坡詩話第一篇復做紘意以為已說皆繆矣劉禹錫

淮陰

劉禹錫行云無柰脫葉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美語氣尤穩切惟無柰脫葉時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常見古本作挑葉時東坡惠州新年  
詩云水生諸恐用此字

人生如寄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  
雖和陶詩所及之益有感於斯言此句岑起魏文帝樂府  
殿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知道林書祖其尔朱罍新仲倚  
覺察雜志巧引高僧傳及南齋劉善明事似未記魏樂府

班振齊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謂其  
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定駕將御殿  
閣門將牙牌唱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生後握黃  
門復出揚声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  
轉照殿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老人十拗朱新仲鄞川志載郭功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迫記  
遠不能迫視能遠視哭無淚夜不睡日却睡不肯坐多好行  
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子孫大事不問、細事少  
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了已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  
花耳中無時作聞風雨声風雨脚不堪聞因補一聯云夜



雨稀聞、耳雨春花微見、空花是亦雨物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為然續予足成之遂帖兩自去自怜它日育宰相今日癡龍耳作富家

長壽巷予家尤有米元章詩長壽巷三字後題兩自是西方無量佛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曰或元章自作也

### 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絳郡人

韓退之詩愛僧相過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詩論俱失矣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邪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

縱顛倒崛竒無詩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波浪洶湧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恠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論詩文當以文采為先警策為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帝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曰浩然詩如內庫造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警策爾此論盡之

常蘇州律詩自古劉隨州古詩自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常蘇州之高簡意味不



能如王摩詰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與  
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之美之匹亞也長地之目蓋不徒然  
張思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出書為工但白才  
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休輕而調躁尔律詩雖有意  
味而少文遠不逮理義出流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  
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之三人得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  
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早芳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  
孟之高致也義山多真趣夢得有雅韻牧之專事華藻此  
其優劣耳

杜牧之叙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  
也牧之論李賀詩巧自李太白樂中出塊竒譎恠則似之秀  
逸豪放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元以張籍為  
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調為主而失於少理韓杜韓詩豪杜詩  
雄能學杜詩之雄有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  
大抵從腦臆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動而止李太  
白善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  
有廟廊氣退之詩止可與太白為有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  
之第三柳、州詩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  
出矣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



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常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后丞詩格老而味長雖五年之宗匠然互有得失無優劣以禮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

世言白少傳語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然以道得人心事為上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無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尔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其意味豈可及也蘇端明瞻喜之獨於是自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樂天獨捨旃仕若不得志為

龜鑒焉此語得之

退之於籍隄輩皆兒子蓄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無以配賈島而鄙其心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辛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雖其才亦豈可易也得各得其一篇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為主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蠶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在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



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  
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以誠哉是言孔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  
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詩云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刑於言而止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  
無邪者而已自逮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  
惟杜子美陶淵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徐瘦唐李  
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  
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  
也魯直專學子美然以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

敬詩序所謂警夫婦成孝敬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者豈  
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邪

搜神祕覽 二卷

章炳文 字赫庵 京邑人

卸腕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  
醫父醫不驗一夕或夢神人告之日與尔叱藥可用人髓下之  
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  
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為父母卸指  
者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自段簡者妄知不  
能也哉

西川費孝先善輓車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



永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  
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  
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  
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卻講終身之好候  
夫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日今夕但洗沐者乃夫也  
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  
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沐夜半反被害旻警睨罔測遂獨囚繫  
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  
矣但孝先所言畧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  
得行法呼旻汝比隣何人也康七道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  
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康七乎旻  
既辨云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睽車志

五卷并續添

宋郭彖

自伯象歷湯人

長安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

古冢未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鍾鼎之  
屬甚多驗欵識皆三代物塚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  
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大人幘頭婦人則假紵衣皆寬  
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欺心寵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克奉字唐卿因就  
駁奉嘉末流寓試就舟以行舟人有女克奉調之舟人防閑甚



嚴無由得聞既引試舟人以其重為辛聞無他慮也日出市買  
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出院意甚平北兩塲皆然遂與  
舟女得偕私約觀天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牘云即君首  
薦觀前欲視其牘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克奉迫作欺心事天  
符殿一奉矣覺言其夢協而頻驚異俄而拆卷克奉以雜犯  
見點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迫作何事  
匿不言次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兩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  
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  
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小未全酬丹心自石今誰想

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  
人有死者

孝婦常州一村媪老而育家惟一子一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  
得米子呼之他所婦囑姑為畢其炊媪育無所觀飲食成們

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  
饋之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覩其面不相  
相覩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做頃開明身乃在迤舍林中懷  
衣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舖明旦視囊米亦復如  
故室之至今如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郭巨  
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得老為人誠



慙恐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錄以為之勸云

狗出地中  
玉真娘子

治中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尺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故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律洋街門臨通衢  
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看堂壁家人就視  
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体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  
聲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禍崇苟能事我  
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至以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  
皆驗好事者爭往來觀人輸百錢乃為起龕至者經絡小阜  
程氏笑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

殺降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日張義張萬全葉伯小凶焰頗盛

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臣於稷臣具言葉無降意將復  
為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鉄索鎖縛于柱熾炭  
圍繞醢和五辛飯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  
就降何罪此至体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  
側大惡三年之後稷臣徧体生瘡抱狀如大灼痛不可忍竟

石碑

宋左藏院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角有古塚因  
治地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為藏中朽骨  
一異無它物而棺之則 石為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所  
謂也



向及與其第孛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第婦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媿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異

胡孩兒

宣和間沂蜜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十歲童

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孛生此二兒生而有麗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其所在即時胡醜亂華益人妖也

逆亮目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於取輶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為短鞞僅存其半謂之沒下鞞其後渝盟犯順米為其下所狀死於江上

枯骨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

縣

契市徒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携一竹籃中貯大小筆稷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華然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識熟之縣市一富人嘗增一細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云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嘗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則以備盜數日營不能自立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嘆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為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脗壙中歷



可見髣髴甚光潔北壁為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  
刘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刘上極力奮擊  
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刘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恠也刘  
負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技鷄羽置之懷以手指  
上下引之隨動羽稍斷即不應亦以類也

宜春傳信錄

三百

羅綉

彭伉唐微士揖雲之孫也伉妻即湛賁之姨伉奉進士及第湛  
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右一生盡傾湛  
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報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  
窘辱如此復何為客湛感其言孜孜向学湛末數歲一舉登

第伉常悔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即及第  
伉失声而墮故袁肇字子發唐人也開成中就江西解為試官  
未送肇有啓事謝曰巨鼈鼉鼉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  
以人數擠排雖獲伸展深慚名第奉先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  
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鼈戰之豈非首冠耶一坐聞之  
大笑至京師先達或問所來啓曰某袁氏也或曰袁將出奉人  
耶肇曰袁州出奉人亦由沅江出鼈九助者稀矣會昌三年肇  
為狀頭及第

無比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鬚

第鬚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令歸讀書至太宗朝登第終



於縣令

李佛子屯田郎中李公衢名道中通判筠時為性寬慈不擾民有婦人輸官絹以兩段逢合為一疋吏執詣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浪逼而夫逃竄貧無所出是以至此惻然良久遣其婦人去召主吏曰封絹於庫內候支春衣下官自要它日官受秋租而利乞無藝公知之遂自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為之語曰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田每出則人指之曰李佛子來矣

禁朝義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

釋教文章唐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處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日香雪鳩有眾叢

花處曰繡錦谷貯史書處曰文藪終日醉吟溪上於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廢鄉人常請公作條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方之教則倒廩竭橐忻然無辭施者頗慚其後多宝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日旨之養徃徃未能錙銖惟或報應捨萬金垂如也眾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於刻名

販夫彭則為巨賈置產甚厚喜儒學為其子迎接師友不問其費嘗以羨餘買國子監壽文兩本一本藏于家一本納于州學郡從事楊辨為之記中間目則為販夫子孫耻之後太常少卿徐師閔知州見其文歎曰此善事也尚不能掩販夫之目



他人豈誰肯為善乎於是略窺易首尾而去販夫字命其從  
事余襄名其記則之子孫始以為榮焉

吟嘯集

一

宋元

字子虛號翠寒道人平江人

眼淚洗面

李溫歸縣後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  
作樂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接昨夜人東風併生之遂被相襲  
襄江南錄云李國王小周右隨後主歸縣封鄭國夫人例隨命  
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宛轉避  
之又縣玉汝家有國主歸縣後與金陵舊宮人書曰以中日  
夕只以眼淚洗面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王李景女曰納土後在京師初嫁共奉官

孫某為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  
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此虜歸明官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  
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晁補之為比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  
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  
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  
錦揮豪在瑤席後庭一曲恣風流國主家風景改易按淚臨  
江悲故國公歛籍未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  
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朝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  
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  
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只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



溥沲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言流  
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教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  
徧天下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于指渡江來于指不知身  
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  
子那知出門事尺不見李陵稚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可憐  
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后有太寧  
公主嘉公至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  
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  
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以及門遂定交稼軒即淮  
時同甫與時落<sub>上</sub>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  
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  
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  
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醉失言醒  
必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  
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畫史序

米芾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近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sub>上</sub>于功  
名豈不知身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呼五王之功業尋



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緇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謂也然則才子賢士寶鈿瑞錦繡襲數十以為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皆糖糝埃壙奚足道哉雖孺子其不遠少少保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授二鶴云遼東海狝顧棲噎昂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足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夫入佳談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虛自不煩臭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今夜天人束髮寮湯侍帝宸連城照乘不保黃圖孔詰悉瓊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松、蕤、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賢心不已其後易與蔣源字伴永吾書畫反也余平生者此老矣此外無足為者嘗作詩云槩几

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竟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汝一卮酒愧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叙平生所觀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為予增廣眼目也

李無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山水四軸松石出盛文甫家今在

論會稽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幹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能龍蛇鬼神之神狀今世貴侯所貴大面猶如顏柳書葉鋪脾形貌似尔無自然迫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甚生意成身為光祿丞弟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光祿待制贈



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  
假名余欲為無李論

巨然 巨然師董原今是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少年  
時多作磬頭老耒平談趣高

劉道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畫同師巨然畫則僧在王位劉畫  
則道士在王位以此為別

董原 董原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  
比也峯岫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處皆得天真嵐色鬱蒼  
枝幹勁挺咸有生意小溪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閔同 閔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

滕邊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

徐黃

雖富艷皆俗

唐李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眾好事家必

黃

五七本不必深論

掛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皴巨然或范寬大山皴齊

整相對者襲堂遮壁乃於其上旋、卦名筆絹素大小可相  
當成對者又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止  
若留筆須第重掛唐筆為襯乃可卦也許道寧不可用換  
人畫太俗也

古畫

古畫若得知不脫不須皆標若不佳換標一次皆一次壞屢



可類皆

更矣深可惜蓋又精神髮彩花之濃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李成

余家五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為天下之

大扇

冠既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

論李成

見之太息云

慈聖光獻太后于上溫清小次畫購李成畫帖成屏風上所好至輪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后使引辦真偽成之孫女也內以四軸為真拆奉上別購補之勅宋用臣皆于內東門止與內類因語泫然罵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甫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為隆棟技葉凄然生陰作節處不

用墨卷下一大點以通方淡墨穿過乃如天成對而皴石園潤突起至坡峯落筆于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人之以李成直筆無脚蓋未見真耳刘涇自以李成直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希雅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

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李重光

錦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畫之印及裨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者是典子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



聖唐室皆用內合同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氏  
以內院倣之封亟曰制姓名內曰制名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  
此印日月用國印

畫故事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為之人又不攷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  
皆云某面、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人  
之物不過一指雖之氣格亦齊氣整林不皆用重色清潤可  
喜今絕不復見

洪谷子

范寬師荆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云勾龍爽  
畫因重皆入地於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在綠色抹石  
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

胡環

東丹王胡環蕃馬雖好非齋室清玩

王瑞

王瑞學閔同人物益太俗

元霽

傳寫真有神采

孫知微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送格  
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不皆不圓圜學者莫及然自  
有環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揚拙

揚拙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為孫知微逸格  
所破

武岳

武岳學吳有古意武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  
髭髮鬚尤工夫人畫筆法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



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龍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傳董

曹仁熙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頭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三尺橫掛

古人畫畫無人勸成今撰明皇幸興慶畫無人奢麗吳王避暑面重樓平閣徒動後人心余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畫練裙面乃歸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掛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烟雲掩映樹石取細意似便已知音

求者只作三尺橫掛參尺軸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倚所照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面無一筆李成閔同俗氣

燕送

劉師

李成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中宋迪復古直龍面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大夫蔣長原作著色山水松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如虛鼠尾大有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嗣濮王

嗣濮王宗作簷雁有佳思

王詵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趙全

襍

東坡

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數世所收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蘇軾子瞻作墨竹草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遂節分日竹生時何嘗遂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與可自謂與文拈一辨香以墨深為淡為背自與可始

李氏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畫見本即為之難卒辨

章友直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龍蛇以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其盤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翎毛

艾宣張涇寶大師翎毛雁不俗

印湘

印湘見畫即臨甚不相似

林生

抗士林生作江湖景芦雁水禽氣格清絕南唐其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竟之右人罕得之

硯

古書畫皆圓蓋有助昉子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尾凹故曰研尾如一頭尾安三足尔墨梅螺制必如合粉此又明用凹用也硯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反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福唐故字福唐訖字彥猷始作鏤心凹研云宜作墨色每愛節二角字安得圓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問有用者然稍平車鏤皆未至於尾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美亦世俗不能發棄也



博易

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  
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可大朕人生過目之事者久即厭時易  
新玩兩邊其款乃是達者

印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其跡字印神品字印  
平生其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  
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六枚辛卯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  
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  
惟著於書帖其它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  
其它自印有百枚虽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幹後來皆以熱湯之半熟

畫絹

入粉槌如銀板故作人人物精采入筆令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  
麗便云不便唐非也稷僧畫閣今畫世所存者皆至絹南唐畫  
皆麤絹徐熙絹或如布

背畫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為硬絹抵  
之却于不硬處破大可惜古畫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自  
在箇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絹或絹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  
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經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終新硬  
之縷唐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為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  
用背紙書畫同：損磨墨色在絹上晉卿旧亦以絹背畫初  
未信久之取拒温畫看墨色見磨在絹上而絹紋透紙性恨



裂文

之乃以斂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染

絹素百破必好畫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幅直捲裂文直也各隨軸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間斷不相合不作毛起指又整細也溫染色棲棲間乾重者煙且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易元吉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者岩殿壁院人如其能只今畫獐猿為人鴉

畫軸

檀香辟濕氣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重今却取兩片刻中空合

軸鑿乃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杉桐匡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百栢靈寶不然水精作挂幅必兩頭墜惟重蜀青面錢錢錦双鶯最俗不可階古畫只階今人襲唐堂亦俗也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軸角引蟲又開軸多召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帛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

范寬山水葉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声其作雪山

全師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數江南畫



李文定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  
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黃真公  
書畫

王真公家書畫用文原欽若圖書品少猶者  
道士牛戩筆墨麗豪縱放亦不俗格同艾宣惠崇寶彥張  
汪之上也

牛戩

李甲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味不佳也

陳常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  
以易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款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李成淡墨如相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小真意范寬世勢雖雄  
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

上關同麓山攻閩河之勢峯岫少秀氣董原峯頂不止絕澗  
危徑幽壑荒迤卒多真意巨然明閩鬱蕊最有爽氣巖頭  
太多荆浩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絹色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  
香煙薰損本色染絹作濕春色棲塵文間最易辨認善  
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瀆連兩三經不可偽作

滿湘錄 十卷

李隱守秘書省校書郎

金解壞

高宗承祚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僚有一宮人忽  
自陳世業醫術會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  
遂令宦者監之修其藥宮人開一小炉比藥中有燒香者



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蟇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棄於後苑內官人遂別擇地穿藥炉方深一尺復得前金色蝦蟇又聞於上上惡之似為不祥命殺而棄之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老父

賣藥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中賣藥得錢

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游江岸凝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永日每過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帝王心也傍列臟腑即內府也外張九竅即

外臣也故此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焉可止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無病心既無病則內輔必堅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之也外之斜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加以佐小不當其用心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又國家任人也老夫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斜竅納其病以垂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該罪也歸今却歸



島嶼俄化一白鶴去其衣與菓垂併化沒求尋不得相國李  
林輔家一奴號倉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猝然而死經宿  
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死時  
竟不得其死但忽于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  
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者走來擒時適去之一峭拔其秀之山  
俄及一大楼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聽鈞音見  
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事殿前東  
西立柱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  
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相次三朝亂主兼同將相勅亂  
貴人勅定亂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之數雖將  
足壽命之數未足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  
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  
數人僭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連止有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  
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連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  
臨御以來天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  
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  
曰宜速奉而行之無失它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見  
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一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  
簿至奏大唐君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  
曰可惜大唐人氏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



嗣王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  
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又一小兒忽喚倉壁冷對見倉壁方  
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戴白玉冠謂倉壁曰當却  
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倉壁即  
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白鳳

卽書

卽書一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起而  
熟視之遂命焚香親授其書命宮人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  
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  
以声色惑人君以寵愛蔽族屬內則兼夫人徭位外則使國

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  
其如罪之云更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于人  
世貴妃極惡之令宮人闈間切秘此事迹不聞于上其鳳飛  
去其書藏于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胡亂

之識

天寶年中揚國忠推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  
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一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闈人拒  
之婦人大叫言于闈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何艱阻  
我若不見得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惧遂告國  
忠甚驚遽召見婦人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  
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汰不節德



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効前朝應社之蹤跡不以社稷為念賢與愚不能判但納賄于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於林泉不願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于前國忠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佐輔之功公一死小事尔可痛者國朝自此弱滅或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耶我來白于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

犬妖

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灾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術其妻即富人薛氏之女也性淫泆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其犬突入室內欲齧修已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淫而問之曰尔欲私我修已出邪若然則勿齧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與其犬通不異于人迺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載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啣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直入恒山



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孕  
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有白<sup>毛</sup>薛氏只于山撫養之又一年  
其犬忽死薛氏抱子迤迤出山冀州之食有知此事者遙詣  
贛家以告薛贛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  
陋性復亮惡每私走出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還家薛  
贛患之欲殺之薛氏乃泣謂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  
我不思殺尔尔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  
賊薛家人必殺尔實恐尔累及它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  
曰我稟犬之性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我為過薛  
贛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官何殺我邪母當  
自愛我其走去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從乃謂曰去即可何  
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爭忍求不見也其子又號泣  
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  
群賊盜千餘人至門自称曰我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盡  
殺其薛贛家屬惟留其母焚其宅携母而去

三水小牘

二子

白甫收

字遵美安定人

文公夢

金鎧神

韓文公寢疾也召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霄中驚悽  
既悟而汗洽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  
長丈餘金鎧揚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称大聖  
瞋目謂我曰睢遂骨稅國世與韓為讐吾欲討之而不能



水如血

如何我跪谷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草其請矣  
崇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之漲之平時統岸皆臺榭花  
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墻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翟  
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度崔公為所執也湖  
中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先啓初寓居  
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  
宴群師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為血合坐失  
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  
是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時乾符丁酉歲也  
是秋王仙芝黨興起自海沂表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道為

陸存遇賊

賊所虜其有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曰某庖人也乃令吏趨煎  
油作麪麩者多時不成賊首怒之曰這漢謾語把殺來存懼撮麩  
兩手連拍曰祖父世業衆大咲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  
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子妻  
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汚土賊辱怒剗其心而食見者無不  
洒涕矣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  
佩鬟頻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惟石圍數畝上擢  
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太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  
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



曰吾商子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祀可告鄉里為吾立祠于山  
前山名女靈吾所持耒耜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  
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即吏實嘗尸祭與同舍生  
譙國夏侯禎階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不能去乃索  
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為廟中  
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恍惚不寐若  
為陰物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禁不能言矣余  
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  
夫人岳鎮愛女彊明祗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  
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  
勝戲幸之餘至有慢言黷于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  
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  
辜帝豈不降鑿而使神祗墮于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  
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軒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  
閻一呼必貽帟箔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  
真訖夏侯生康強如故渤海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  
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于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  
隸攻文章盛飾則芙蓉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于婉靜  
之法剪製之功固不教而生知姻黨號為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  
媒贊移天子殿門故祕省校書保梅扶孫也遐構兄察婿也愛鐘



自出姑實親夷夙夜蒸勸勞無怠廣明十歲妖纏黃道釁發  
白丁閔輔峰飛輦穀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犯于鯨鯢腹  
中即冬十二月七日都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天室潛于  
蘭凌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為賊不復入至明日郡凶霧合  
秘校遂為所俘賊首覩夫人之麗容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  
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但瞋目溢背而舌顏日將夕賊首  
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齏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  
曰狂賊我生于公卿高門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  
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比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能負穢  
苞羞于汝逆盜之手言訖遇害賊首既去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

門白夫人已逝矣秘校撫膺失声而前抱屍于股以大慟良久揮  
淚于夫人面曰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絕于地三婢子覩主父  
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浚井而死三水人曰噫二主二夫寔女之醜  
行至于履危抗節槩乃大夫事業豈謂今見于女德哉渤海  
之嫂汝陰之賓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  
自雍話論銅事及茲以余有春秋學命筆以削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  
于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且雹有如栝棗  
者鳥獸盡殪避于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蟇甚衆  
明日余抵洛帥而都城自長夏門之北表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



門之鳴吻亦失矣余為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一月黃巾百萬自汝突出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子出狩于庸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婦人不宜入神祠

許州長葛令嚴郃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緒常蓄退藏之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汪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拓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為臺盡登臨之美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榮陽鄭氏次適京北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白光啓乙巳歲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畫室登怪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荐酒

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纔降及山之足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女塵坐晦冥眾皆驚惧而阿珊獨小地色變不能言髮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鐸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其遽使賫酒肴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祠所矣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于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香囊并壁首餞詩曰強力無汝倚綉櫳暗題蟬錦



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歌怯曉風象結錦香囊  
於懷細讀小簡又恐飛煙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為迴城曰春  
景遲人心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  
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勤寄語蟬錦香  
囊贈芬馥盈裳佩服徒增翹恋弥切况懷又聞乘春多感芳  
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不免翻飛  
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寧爽後期懽恍寸心書豈  
能盡兼持斐什頓繼華篇伏惟試賜凝睇詩曰應見情傷  
為九春想封蟬錦錄蛾顰叨頭為報煙鄉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閨媪既得迴報往賫詣飛烟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

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欵曲

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遠如近也於闔戶垂幌

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期遂死合于數每至清風明月移土柱以  
增懷杖帳冬缸泛金微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華城而思飛烟麗白而月斷  
所謂洛川波隔

賈午墻高連雲不及于秦臺存夢尚遙于楚岫猶望天從素  
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就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惟特  
賜吟諷也詩曰畫簷雙燕酒同宿蘭浦雙此肯獨飛長恨苑源  
諸女伴等閑花裏送即歸封訖召閨媪令達于象覽書及詩以  
飛烟意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候忽一日將夕閨媪  
徒步而至咲且拜曰趙郎願見神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煙



語曰值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未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曠黑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飛烟靚妝盛服立于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皆銀鮮絹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復送象于垣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及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某郎之風謂不能自顧顧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托閻媪贈詩曰十洞三清雖詆沮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飛烟覽詩微咲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

隻飛去入行雲付閻媪仍令語象曰賴值兒家有小小篇味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出微之思整宿昔之心以為鬼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詩寄情來往便繫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飛烟教以細過撻其女奴陰御之乘間盡以告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當赴至宜曰乃密陳狀請遐追夜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庭前欲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丰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動聲顫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至飲



而絕公業起將復管之已死矣乃解縛華致門連呼之聲言飛烟  
暴疾致殞數日空之北郊而里巷間皆知其死矣象因變服易名  
遠自竄于江浙間洛中士才有著飛烟傳者傳中崔李二生嘗  
與武椽游虜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林  
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追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魂  
仰無已李生詩末句艷魄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  
烟掉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  
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遠後調授汝州魯  
山縣主簿龐西李垣代之咸通未余復代垣而與遠少相押故洛  
祕事亦之知而垣復為手洗故得以傳焉三水人曰噫艷冶之貌  
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呼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  
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為端士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  
遁察其心亦可悲矣

却要

故湖南廉使李公庾遐構兄姨夫也李氏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  
善辭合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公侍婢數十要之  
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公四子長曰延範  
延祚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皆年少狂夫盡欲擅却要而不  
能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綉幙皆銀缸而大  
郎與却要過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疊席授之給曰  
可於東廳裏東南畱佇主相待僕常侍郡君眠熟當之大郎既



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取綺褥授之曰可於東廳裏東北  
角相守二郎既去於堂側又逢三郎東之却要取青氈授之日可  
於東廳裏西南角相待三郎既去於砌下又與五郎遇握手不可  
解却要取練毬授之曰可於東廳裏西北角相待四人皆去延禧  
於角中屏息以待廳斜閉見其三弟比而至各趣一隅心雖訝而  
不敢声少頃却要燃密巨疾向所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  
堵乞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散走却要大哈而  
回咸通辛卯歲余於洛師尚觀却要容華雖三秋是怨調態猶一顧  
動人情惜其風流聊以爲序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

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昭臺  
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  
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于室淫  
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于綠幘暮年而三軍怨直方稍  
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藏衛大  
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索宰檄道之戒往設置梁于通道則  
犬彘無遺藏獲有不如意者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  
曰尚有尊于我子者乎則僭軼可知者也於是諫官列上請收付  
廷尉天子不忍寘于法乃降爲昭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帥焉直方  
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游愈亟洛陽四旁蒼走者見皆識之必群



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  
春官選乃退飛于三川之上以繫鞫飛觴為事遨遊于南鄰北里  
間至是有間于張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  
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弗然怡  
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兔乎而知  
古以祈寒有難色直方顧謂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  
上加麻衣馬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蜜雪  
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山<sup>安</sup>之陰麓而藉采之攫甚夥傾羽觴  
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馬忽有封  
狐居起于知古馬首乘酒馳如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頃更雀

噪烟冥莫知所而隱聞洛城暮鐘但惶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  
然君一鼓將丰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衣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  
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  
及門下馬將徒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闔者覓之隔闔而問何  
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大原王知古也今但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  
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  
遲明去將幸無見讓闔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迎承  
天書赴闕即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幃中人耳豈可淹夕乎某  
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  
拱立以候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鑰管闔扉引保母出知



古前發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于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不救乃敬惟悞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馬酒三行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之古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房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當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雅女將及笄年嘗托媒妁為求皆對以笑今夕何夕獲邁良人滿揚之睦可遵鳳皇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古歛容曰僕文媿金声才非玉潤豈室家為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于魯館通佳氣于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

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托彼強宗睠以佳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詭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見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瑟琴之和唯以雅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言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礼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雖眇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惟待休肯知古復故保母戲曰它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鳶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牽孰能自媒當離彼灵志之紳帶期于沒蔭佩以周旋復故時則寥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



衣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于與游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斤出無啓寇讐于是婢子小豎輩群出束猛炬曳白楮而登階知古佯僂避于庭中四顧遜謝罵言狎至僅得出門既出已橫闔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顏垣乃得馬于其下遂走遇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坊餘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雲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于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未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

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脾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支飲胃者亨以花酒豚肩與知古復南既至禹安之北知古前道雪中馬迹宛然直詣栢林下則知牌版廢于荒坎樵蘇殘于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視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張殼弓以待內則乘蘊荷鍾且掘且薰少焉即焦頭爛額置掛羅罟掛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三水人曰嗟乎王生世不諧而為狐貉所侮其大者向若無張况公之皂袍則強死於穢獸之穴也余時在洛敷化里第於宴集中悖士渤海徐公謹為余言之豈曰語恠以撫實故傳之焉



說郭卷第三十三

說郭目

卷三十四

春明退朝錄

趨朝事類

麟臺故事

豪異秘纂

耳目記

辨款志

談淵

嶺表錄異記

卷三十五

盡閑錄

青唐錄

省心銓要

能改齋漫錄

續釋常談

卷三十六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

繡古叢編

艇齋詩話

蟹略

雲南志略

卷三十七

揮塵錄

揮塵餘話

河源志

倦游錄

野史

琴書類集

卷三十八

錄珠傳

梅妃傳

楊太真外傳

燕北錄

異聞錄

續翫說

傳載

卷三十九

侯鯖錄

陶未新錄

直隴風土記

校轄錄

卷四十



友會談

南憲記談

三楚新錄

慎子

知制誥蘇侍即易簡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  
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莊二十八學士蘇侍即二  
十八獻宣徽王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  
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七盧相今叅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政甫言令有丁推推字字不道少莊之意當是丁推唐以  
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

丁推

隆儒

殿學士

幽州番

適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崇竹中制度特小王逢  
叔父在講筵而身短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全出取幽州番以示之趙令詳觀

稱嘆曰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相才謀  
無出于翰此番非翰他人不可為也翰往必得幽州能取幽州  
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持番歸內

官誥  
用印

予嘗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率兵吏司封官誥院而不曰  
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  
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部印封爵  
命婦用司封印加勳却用司勳印

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

絲網塗金銀

按皇后當陰制設誥不裝告身而用冊本朝皆山用告景祐元年  
立后始用冊治平熙寧皆循之

親王宰相使相色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群軸色



帝紫絲絰銀帟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官主僕射東宮  
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銷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

野說

先公談錄

卷四十一

宣公志

驟鳶錄

吳舡錄

攬轡錄

曲洧舊聞

後耳目志

承旨軍職都指揮使並不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標袋牙軸

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及六局奉御諸衛將軍

承旨崇班閣門祇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官至

將軍以上角文綾  
緹六錦標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京率副官館職堂

後官中樞密院事主都軍職都盧侯忠佐馬軍步軍副都

軍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盧侯內供奉官至

四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標牙中軸青帶幕職州縣官灵臺

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手當樞密院令

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

標牙軸青帶諸藩重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即將以上並白



綾大紙法錦標大牙軸色帶凡修儀婉容材人貴人美人銷金  
小鳳羅紙七張銷金標玳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帟播司言司  
正尚衣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隆夫人郡君  
團窠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婦女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  
袋宗室母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  
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見在兩府母法錦標袋  
以上至司言止等皆用玳瑁軸紫絲網錦帟播 郡君縣太君 達郡刺史正刺史以上妻並銷金常  
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白皆紙五色綾羅法錦標大牙軸餘皆極  
品止給白大紙綾法錦標大牙軸

隆麻官

尊號

尊號起於堂中宗稱夜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

說郭卷第三十四

南村陶宗儀纂

春明退朝錄

朱敏求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泊本朝名輩撰  
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盧在春明里題為春明  
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朱敏求述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支潞公四十三登庸冠萊公四十四王沂公  
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冠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  
公三十六



叅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標袋犀軸色帶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飛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

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失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銷五色綾紙十七張暈

錦標袋犀軸色帶常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

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唯用法錦標近用翠毛獅子錦三司  
從軍錦非舊制也

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承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

卿監祭酒詹事廣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選

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附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軸青色帶三

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

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射大帝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諸副使樞密副

皇帝自

所起  
後率如之

上元  
上元燃灯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

列灯賦

燃灯  
陳后主有光壁殿遙咏山灯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灯文宗

開成中逮灯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當說本縣太宗時三

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綾羅中元下元二

郎

綠髻  
而初元遊觀盛冠於前代綠髻器始於王真公家祥符天禧中

器  
每會即盛陳之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曆後浙中始造盛行於



時

公家

凡公家文書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

文藁

檢今祕府有累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正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

焉

編書

太宗詔諸儒偏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

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曰覽三

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孫德

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弓書成命贊寧為首應其

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歆以后妃婦

人等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禧公哀歷代帝王

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弓復集婦人文章為五十弓亦世不傳

曆存兩

至道二年十月司天各官正楊文鑑言曆日六十甲子

外

周甲子

更畱二十年太宗以為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後却從一歲起首

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其熙之人猶見本

年号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知

門下中書尚書省稱三省又為常書都省管五房一日吏其次戶刑禮

兵每房管主事三人逐房有令史

官品

予熙寧初判誥院知制誥編脩勅令始脩官制品序仍分正從注為格法

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侍中七書令尚書令為正一品尚書左



僕射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  
進嗣王郡王國公為從一品

知樞密院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同知樞密  
事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開國郡公上柱國為正二品觀文殿太  
子士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戶部禮部兵部刑部  
工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節度使開  
國縣公柱國為從二品觀文殿太子資正殿太子翰林太子承旨  
翰林太子資正端明殿太子龍圖天章室文閣太子左右散騎  
常侍樞密直太子光祿大夫土護軍為正三品御史中丞尚書吏部  
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龍圖天章室文

閣直太子正議大夫諸衛上將軍太子詹事開國侯護軍  
為從三品

給事中中書舍人通議大夫節度觀察留後太常卿宗正  
卿祕書監殿中監諸衛大將軍開國伯上輕軍都尉為正  
四品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室文侍制太中大夫光祿  
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少府監觀察  
使中大夫開國子上騎都尉為正五品中散大夫內客省  
使樞密都承旨太常少卿祕書少監殿中少監延福宮使  
景福殿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客省  
事太子左右庶子引進使防禦團練使諸州刺史駙馬都



御開國騎都御為從五品

軍器監都水使者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

卿議諫大夫尚書左右司郎中因子司業集賢殿修撰宣

度使令三京畿縣令為正八品少府縣佐軍器都水監丞

御臺檢法官主簿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

農太府寺主簿祕書省校書郎祕書郎正字親王府記室

叅軍事閤門祕候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內東頭供奉官東

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太子諸率府副率

宣德郎太常寺協律奉禮郎太祝大率武率律率博士因

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主簿宣義郎節度觀察判官節

度掌書記軍事判官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諸府司

錄節正上中下四錄事叅軍事京州軍處判官京府諸曹叅

軍事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副使翰林醫官太史

局承直長靈臺郎保障正書藝率祕祇候直長門下中書

尚書樞密院主事令史書吏京畿縣三京赤縣丞三京畿

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二赤縣主簿尉諸州上中下縣丞節

鎮及上州司理司戶司法叅軍為從八品

丞事郎丞奉郎理親氏資序者徒從八品丞務郎准此殿頭高品左右侍禁郊社令

籍田令光祿寺太官令左右殿直太正武率諭太率錄律率正

挈書正書藝局畫局藝率待詔州別駕長史司馬京畿



縣主簿尉三京尉主簿尉三京畿主簿尉為正九品  
承務郎高班黃門內品三班奉職借中下州司理司戶司  
法叅軍事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城寨馬監主簿翰林  
醫李叅軍事為從九品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三省長官  
僕射為宰相知樞密院事兩省事即尚書左右丞同知樞  
密院事為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特進至丞務郎  
為寄錄官通直郎內殿崇班以上為陞朝官有執字之者  
為侍從官上柱國至武騎尉為勳官王公侯伯子男為爵  
金吾上將軍至諸衛將軍為衛官太子太師至率府副率

為東宮官節度使省觀為察留後觀察防禦團練使  
刺史為正任節度觀察留後至七使現領它官者為蓬郡  
內客省使至閣門副使為橫行延福宮使至昭宣使為東  
班官內侍省都至內侍省內品為侍官諸使副使承至  
崇班閣門祇候為大使臣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職借職為  
小臣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幙職官司錄叅軍至為監主  
簿為州縣官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副使州別駕  
長史司馬司士文李叅軍事為散官

趨朝事類二身



五階綾紙

諸州助教

諸州文奉

通仕郎

登仕郎

將仕郎

選人七階

迪功郎

脩職郎

從政郎

從仕郎

文林郎

儒林郎

承直郎

京官五階

承務郎

承奉郎

承事郎

宣議郎

宣教郎

陞朝官二十四階

通直郎

奉議郎

承議郎

朝奉郎

朝散郎

朝請郎

朝奉大夫

朝散大夫

朝請大夫

奉直大夫

朝議大夫

中散大夫

中奉大夫

中大夫

太中大夫

通議大夫

通奉大夫

正議大夫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光祿大夫

金紫先祿大夫

特進

武弁出身

進義校尉

進武校尉

小使臣八階

承信郎

承節郎

保義郎

承忠郎

忠翊郎

忠訓郎

秉義郎

從義郎

大使臣二階

脩武郎

副武郎



副使八階是郎 正使八階是大夫

武翼郎大夫 武義 武經 武畧 武郎 武顯 武德

武功

橫行副使十二階是郎 正使十二階是大夫

右武郎大夫 拱衛 親衛 翊衛 中衛 中亮 左武

中侍 協忠 履正 宣正 正侍 衛官

左右五衛上比將軍 比節度使 大將軍 比武藝大夫 左右衛

驍衛武衛七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大

將軍

勳一十二轉

上柱國 柱國 上護軍 護軍 上輕軍 都尉

輕軍都尉 上騎都尉 騎都尉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以上騎尉以上兩府及武臣以上經恩加兩重文武朝官加一重

武騎尉以上京官加一重朝官雖未至驍騎尉經恩一便加騎

都尉

爵一十二字

王 嗣王 群王 國公 群國 開國公 開國群公

開國縣公 開國侯 開國伯 開國子 開國男

以上封爵王子兄弟封國案王之子承嫡為嗣王宗室



近親又特旨者郡王見前任宰執食邑實封共萬戶及承襲並封郡公其開國家隨食邑食邑無定法

一萬戶 八千戶 七千戶 六千戶 五千戶 四千戶  
三千戶 二千戶 一千戶 七百戶 四百戶 三百戶  
五百戶 二百戶

以上輕恩宰執以上加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隆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文臣侍郎武臣觀察使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文臣少卿監武臣諸司副使宗室副率以上三百戶雖有加例緣無定法以實封一戶日計錢二十五文足二千戶封

公一千戶封侯七百戶封伯五百戶封子三百戶封男  
內命婦品

一等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貴儀 淑儀 淑容 順容  
婉儀 婉儀 婉容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容 修媛  
修儀 充媛 婕妤 美人 才人  
侍郎郡太夫人 群夫人 十字国夫人 八字国夫人

六字国夫人 两国四字夫人 四字国夫人 两国两字夫人  
两字国夫人 国夫人

二等



尚字 尚正 尚宮 尚儀 尚食 尚服 尚寢 司字  
司字 司衣 司賓 司室 司設 司園 典衣 典賓  
典字 典室 典歸 典製 典團 典籍 典醋 典珍  
典樂 掌字 掌衣 掌記 掌錄 掌樂 掌團 掌籍  
掌醞 紅霞帔 知尚書內省事  
小殿直都知 小殿直押班

三等

紫霞帔 尚書省都事 大侍御 小殿直等一等長行

仙韶都頭

四等

聽宣 尚書有內事 錄事 中殿直等一等長行

仙韶色長行

五等

殿直 散直 散手 書省 小侍御 皇后閣祇候 小殿直

第三等長行着緋着綠女童

內命婦封贈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正一品封贈三代 十字 八字 六字

貴儀 貴容 淑儀 淑容 順儀 順容 婉儀 婉容

從一品封三代 六字 兩國 四字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正二品封三代 四字 西字 兩國 嬪 嬙 婕妤

正三品封二代 四字 西國 美人

正四品封一代 國 才人

正五品封一代 郡 尚字正六品 司字正七品

典字正八品 掌字正九品

紅霞披 紫霞披 聽宣 聽直 書直

以上不係入品

外命婦品

使相以上封國夫人 執政節度使已上封郡夫人

尚書以上封淑人 侍郎以上封碩人

大中大夫以下封合人 中散大夫以下封恭人

朝奉大夫以下封宜人 朝奉郎以下封安人

通直郎以下封孺人

封贈綾羅紙價錢

三公三少開府七貫五百東宮二郎三少特進光祿大夫左右金吾衛上

將軍主觀察使六貫宣奉至通奉諸衛上將軍三貫五百通議至中散

諸衛大將軍三貫朝議至朝奉大夫二貫五百朝至承議郎諸率府副

率一貫宣教郎以下一貫母七貫三百五十妻六貫四百五十朝奉大夫遙郡刺史已上妻

七貫二百五十后妃才人以上同



宰相執政官贈任若金章閣直學士以上及附馬都尉管軍臣僚入內侍省至押班并將校化外蕃蠻官免納雜已致仕准見任官例

封贈郡號

鉅鹿 樂安 壽春 仙遊 萬年 萬載 許昌 延安

遂寧 奉天 靈寶 天長 天興 保寧 興國 永安

乾祐 昌國 寧國 郡縣不在封贈之例

典禮須知 行在

諸稱行在者謂天子駐蹕之所在也古不聞之自秦漢方有此稱本縣百司初稱隨駕其司自真廟後皆稱行在惟三省奉士院臺諫內侍省之類不云行在蓋天子之司及常侍

之謂也

三省

諸稱三省者謂門下中書尚書省中書擬定門下進盡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為一謂之制勅院

省劄

凡尚書省施行事以由奉山所造紙每張文與免戶役准此字令寫大準此因冠丞准小准字相省相名至今寫大準此

駕頭

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生也皇朝類苑曰謂之正衙法座香木為之金四足墮其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駕頭至則宣贊唱引



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中筆談謂是中貴官捧月樣杌子於馬上今係閣門宣贊舍人

狨毛座

諸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上及李士侍制或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正官者准此

麟臺故事

五子

程租

字致道祕書少監

天神祥

異書

室元二年上嘗集天文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雜三十門為十子號宣元天人祥異書呂輔臣于太清出而示之命發于祕閣

文苑

淳化七年九月詔朝翰林李士承旨李防翰林李士扈蒙事

美華

中直李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黃中呂蒙正李至司封員

外郎李穆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監察御史李範祕書丞楊礪著作佐

郎吳淑呂文仲胡河汀著作佐郎直史館戰胎慶因子監

丞舒雅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

其後李昉扈蒙呂蒙正李至李

範楊礪吳淑呂文仲胡河汀戰胎慶杜錫舒雅等並領它任續命翰林李士蘇易簡中書舍王祐知制誥范杲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

雍熙三年上之凡一千子

續通典一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李士承百宋白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修續通

典以祕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李維石中立王隨為編修官直祕閣杜錫為

檢封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子之詔付祕閣先是淳化中太宗命翰林李

士蘇易簡與三館文李之士撰集此書會易簡等各蒞它務尋罷其

事至是復詔成之



冊府

元龜

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李士玉欽若右司諫知制誥

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都官

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制杜鎬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倚戶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李維右止言祕閣校理龍圖閣待制戚綸太常博士直

史館王希逸祕書丞直史館陳彭年江嶼太子右賢善大夫宋貽序著

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編修初命欽若億等俄又取祕書丞陳從易

祕閣校理劉均及希逸平貽序貶官又命直史館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後

復命直集賢院夏竦又命職方員外郎孫奭注撰音義凡九年至大

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摠三十一部有摠序一千一百有小序又目

録音義各十万上覽之賜名策府元龜又録婦人事迹為八十万賜名形管懿範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

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節第有昇降而所載古迹有出于理俗不經者

詔三館祕閣刪定其後又命傳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

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

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始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綏

看詳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

豪異祕纂又名傳記雜編  
一乃載五事

扶余國主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



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  
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儼於上末言愈甚無後知  
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魏公李靖有以上謁獻奇策素亦  
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重臣須以收羅豪傑  
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語大悅收其策而對當公  
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既去而執拂者臨  
軒指吏曰問去者虜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領而去公歸逆  
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声泣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  
杖一囊公問曰誰妾揚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  
九佳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夕閱天下

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  
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壽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眾  
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格言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  
喜愈惧瞬息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計之聲意  
亦非峻乃椎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就  
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  
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梳欲看  
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觀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  
公令勿怒忽、梳頭畢歛任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張對曰妾



亦姓張合是妹遽奴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  
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進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聚拜  
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  
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食之竟餘肉亂切送馱前食之甚  
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  
心者焉它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且言其由曰  
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  
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  
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  
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御之十年

今始獲之吾噫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刑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遇謂之真也其餘將師而已曰何姓  
靖之同姓曰年或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  
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交劉文靜昔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  
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俟我於  
汾楊橋言訖乘馱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  
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役鞭而行承期入太原  
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  
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迎之使迴而至不



彩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兒與常異虬髯默然吾未生見  
之心死飲數括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益喜自負既出  
而亂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  
某日午時請我與馬往東酒樓下有此驛即我與道兄俱  
在其上矣到即登馬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  
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  
坐圓飲十數巡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探穩處一妹其日  
復會前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  
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息文靜時奕飛書迎又皇看棋道  
士對奕亂髯與公與公傍立待焉俄而文皇道未精未驚

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明滿坐風生顧盼輝如也道士一見慘  
然下棋子曰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我救無路矣復奚言罷  
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它方可以勉之  
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之明日  
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媿李郎相從一妹懸然知  
鑿款令新婦祇謁無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分  
榮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板門子叩之有應者  
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小愈壯婢四十人  
擺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收  
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收歸畢清更衣、又珍異



既傳云王節來乃虬髯紉帽揚裘而來亦有龍帟之狀歡然  
相見催其妻出拜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  
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  
出二床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  
虬髯曰此盡室貨泉具之數吾之所有患也以充贈尚者  
本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年建少公業今既有  
主任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即以  
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下之  
安益不世之燕從夫之貴以盛軒非一妹不能識李即非  
李即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席嘯風生龍吟

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其主贊功業也勉之哉  
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  
妹與李即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即一  
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既出遂不復  
見公據其定乃為豪家得以助之皇帝之資遂臣天下貞  
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果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十艘  
甲兵十萬入扶余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  
事也訪告張氏具衣冠賀瀝酒東祝拜之乃知真人之  
興也由英雄所異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繆思亂者乃  
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萬福業豈偶然哉或曰



衛公之兵法乃虬髯所傳耳髯一本作髡

歷代帝王傳國重

鄭文賢

祖伯

後孫無釋

仙種稱

羅穩

蜀石

王仁裕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予虛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  
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美矣必有甚惡此春秋為  
深誠矣前蜀徐公有女美而奇艷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  
不知徐公有美女焉徐寓其二女直以感遂納之各有子焉  
長曰翊望太妃生懿王次日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

守宗祝頌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亟戮重臣乾德中姊  
妹以巡禮至境為名恣風月烟花之勝性駕輜軒於綠野擁  
金翠於青山落後生靈頌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  
有篇章列於玉石自秦漢已來妃后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  
也順聖太后題青城西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玄同  
濟靈藏訪真仙當時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里天儀仗影  
交廖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唯慚未致華胥理徒卜昇  
平萬、年翊聖太妃繼日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壇豈  
厭長不羨乘鳶入煙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  
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也躬未謁聖顏施登



三境踞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嵐迫雲橫積翠間期修封禪  
禮方侯再躋攀翔聖太妃繼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  
闈笙歌喧寶殿彩服耀金微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  
九疑山水遠無路繼相妃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  
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岳低瀑布迸蒼青石碎輪  
茵橫剪翠峰齊步粘苔蘚龍橋目門掩煙蘿萬徑迷莫  
道窮天無分到北山便是碧雲梯翔聖太妃繼曰登、丹  
壑到玄都接月紅霞照座偶即問週迴雖上者似看曾進  
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雲  
披分景像霧鎖巔接基兩條前山靜風吹去路開翠屏夾

流水何必羨蓬萊翔聖太妃繼曰碧烟紅霧撲人衣宿露花  
羞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  
携手暗指遙山峯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  
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日與真妃眺  
上方晴日晚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轉禽栖影  
栢徑風牽麝食香處樛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  
翔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  
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  
中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  
平化云尋玄遊聖境巡撫到陽平水遠波瀾潤山高氣象



清發罷孫氏兒碎暗係師名夜月望鹽醮松風森磬聲  
翊聖繼白雲浮翠輦留陽平真似驗爲至上清風起半塵  
聞帝嘯雨未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  
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  
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云處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王爐  
香靜夜銀燭炫遠空泉漱雲根月鍾敲檜抄風印金標聖  
迹飛石顯神功海隅望天涯極臨兩月脚紅孩歸齋室上僧  
集講筵中頓齋超三界渾疑証六通願成修偃事社稷保  
延洪翊聖繼曰聖灯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灑下暗好  
風吹更明磬敲金地嚮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

如有情順聖又題天且驛云因尋靈境散花雨千里江山斲  
得行即恨烟光看未足却坵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  
亭近玉京夢魂猶自在清城北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  
出行議者以爲翰林之態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  
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辭亦彰姽婁志今徐氏逞乎妖  
志餌自倖臣假以風騷鹿其遊倖取女史一時之美焉遊人  
曠代之嗔及唐朝興吊代之師遇蜀國有荒淫之主三軍不  
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君臣陵僭之所致於是士一君  
後主名行破一國蜀殺九子彭王宗昇忠王宗賢褒王宗  
紀興王宗澤宗王宗猷雅王宗輅資王宗霸祧承祀誅十臣



王宗弼王宗勳李周輅韓召景潤澄宗先嗣歐陽晃王承  
休蕭懷武珍滅萬家流移百碎其次六宮嬪御挂紅線於  
征途不定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虛之室無方以比故與聖太  
子隨軍仁裕有戮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御壁  
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蜀僧  
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  
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塵姦臣盡破家升禁夜涼空鎖月  
後庭春燮漫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噪暮鴉

耳目二考

唐天祐初有儒者夫李甲本常山人以歲逢飢饉從家刑

臺西南山谷中採樵粥薪以給朝夕夜至明山一值風雨暴  
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霄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  
間松柏之下頃更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車馬闐或  
探甲冑者或執矛盾者或冠大履者或朝服端簡者揖讓  
而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食歡語良久其東榻  
之長即大明山神也其西榻之首黃澤之神也更其次者云  
是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四坐讀論商確幽寘之事大明  
之神忽揚目盱衡吐嗟長嘆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  
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  
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辟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



感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天廷所聞衆聖博論將來  
之事三十年間兵戈大起黃河之右令屠害人民六十餘萬  
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蓋聞西  
有華胥遠毗二國待茲人衆用寶彼土焉豈此生民寡沾當  
其殺戮乎衆皆頓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飲饌之畢天亦將曙  
諸客散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比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  
有若夢中所遇既歸且以始末書志之言於隣里之賢者自  
後至今已二餘載相尋及晉末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  
塗炭者何啻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始天意乎非  
人事也

李記 進士柴明龜學問精深文章充贍光化中數年未  
第因

室文章 其匱乏簿遊太原武皇為并師功冠天下雄略無  
崩龜乃作長劔歌以獻之文詞壯麗武皇大悅賜以千金猶  
謂未足酬其才志也又加以良馬二疋武皇吳將開豁重士如  
此時李襲吉任記室凡軍書羽檄一以委之其文體確備詞  
理精快為一時之最也武皇讀之未嘗不喜於頽也嘗謂左右  
曰吾舊有沙陀鉄騎數纔五千而猶能破巢賊五十六萬今  
又有五十騎何憂巢寇之未平乎侍者皆不達其旨武皇曰  
李記室文章一字可當一騎摠而言之何啻五千騎也常山



王開懷禮士俊人甚多能相行有東海徐員外為緝首員外姓徐名守溫瘦陶人少立清節累歷州縣皆有能名當趙王之日屬邑令長例兼防禦之任專制百里頗事威他咸尚其剛猛唯徐公獨以寬恕為治百姓安寧詔為佛子後徙授節度推官又及度支使

銀灯檠 幽州從事溫即中璉燕人也以儒孝著稱與瀛王馮中令幼少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放市者璉以為缺也遂數百錢買之累家之用然燈燭因旋拂拭乃知銀也詐詔各登車遂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贖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粥於御肆即中稟加酬直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回還之乃收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償之璉中不納遂施於僧事用飾佛龕奠祝心之壽也當時遠近無不推服以其有人仁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

清泰元年百川水淺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州人言海水縮狹四百盡潭泥乾涸絕流者數月行人車馬縱橫揭屬是年大熱深室之內鉄器如燒燬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宗王嗣位是歲天多陰晦十二月中寒務數日又加微雲花墜地皆青墨色屋室中多生白物狀如毛長者二三寸明年正月改元夜閏二月大風拔樹屋瓦多飛天地



變異三日方正四月滂王即位改元清太也

晉朝末年汴京豫水冰凍皆為花鳥人物之狀十月別雷  
霆大震經旬陰雨不息夜有雲分為數十道南北竟天是  
年戎虜亂華契丹據中國五六月敗歲也

辨疑志 三

陸長源吳郡人

聖枯棺 吳郡太湖中有聖枯棺洞庭山中有聖姑寺并祠  
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死之今已數百年其兒如生遠近求養  
歲獻文服妝粉不絕又有人欲得觀者巫祕蜜雲慎不可若  
聞有風雨之變問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  
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也

即者性荒狂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啟棺觀視之唯丐骨  
骸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陝州 陝州城南有缺牛出長數尺大如五六斗缺上有兩兒  
世人稱是缺牛鼻又河北道觀中有一髯出云是缺牛尾俗傳  
此牛盤泊地下其河出以為陝州凡臨大河無此牛即城不復  
立河東揚諫立碑以頌之上元中衛伯玉為陝州刺史發卒  
掘以觀牛之勢絕深二丈許其缺即絕以巨揭財之員亦絕  
深二丈更無私遂却於舊處以土掩之

石老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藥年八十忽然腹大十餘日全不  
下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其子踞泣叫曰隣云適來



有兩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遂指雲中白  
確碎地諦傾之人異而觀之皆焚香跪拜都度使李懷  
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  
人曰隣皆言石老化為白確飛去翔翥雲間移時都度使賜  
石老子米一百石絹一百匹遠近傳石老仙得太清宮道士改  
常者續仙傳係載石老得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隣人爭鬪  
官中物鞠乃為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  
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妾指雲中白鶴是  
父州縣差人檢驗於所沉處滂流得屍懷仙怒遂杖殺  
其子里五節斜次屋其石老死死

女婿 潼關北太河中有灘出水可二三尺灘上有一樹故老  
相傳云本女媧墓

墓 聖人鍊石補天缺斷龜足以立地維故其在太河中水  
高下與之高下蓋神所扶持也於今數年矣立祠於岸載在  
祀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  
衝沒至今無遺跡乃平人明向未嘗繆耳吳閭門外有太伯  
廟未往舟船求賽者常溢謂廟東又有一宅者有望像云  
是太伯三節長尊祭時巫祝云若得福請為太伯買牛造  
華蓋其如太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於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  
而為人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太伯三節



不曉出何典邪

談淵 一百

王陶 字稟道

鎔飲 胡則侍郎淳化初為許沂州陽翟令孫漢公丁晉公皆未登第寓居邑

酒贈容 中朝夕從游胡待甚厚一夕月下聞飲而胡之辟簾下窺之丁公重影退告於胡。知其必貴將赴舉胡酌別平日置酒常用白金飲具是日乃酌以陶器二人有心頗薄之既徹具胡方白某官之京乏餘鏹但鎔飲器為二笏以資行二公深服其厚意

于闐 天禧中秦州言澶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

玉印 國中貴盡之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貴人其營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侯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率之馬也知州宋道照以奏聞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尊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登赤城原問所欲具以前實對即命閉目少頃令開目見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



山兒復引貴至一月池、中有仙公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  
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  
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  
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迨城既破國  
主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吞之次見曹設  
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下拜不及吞誠者善其得體  
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  
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  
一吸曹謂李歸辭裝詰且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  
赴焉始潘甚憾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獨木板尚不能進

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鵲露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

十五歲後二年西賊叛

帝 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年除正  
太傅致仕以小詩別郇公云緒業當衙並命時兼葭葉朽倚  
穉枝如今我得休官志鴻入南溟鳳在池邊輔成知鳥當時  
輕薄少年改鄧公詩曰緒業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  
持如今我得休官志一任夫君鵲露帝聞者無不大哂  
徐鉉見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  
時奉王命至中朝便



趙太祖 發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  
陛下師出無名久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  
李煜如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芘子藝祖應答曰既  
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眩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  
佳矣

翰林院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塚一日若  
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曰干鎬味之慘然不憚子姪  
故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賜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  
鎬薨有八喪

李後主 太祖一月小晏顧江南國主李煜曰聞卿能詩可

舉一聯煜思久之乃舉詠

善詩 翁詩云揖讓月在手搖動風滿懷太祖卷曰滿懷之  
風何足尚從官莫

王仁俗 不嘆服太原王仁裕家道祖母約二百餘歲刑質眇  
少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

祖母 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  
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  
得見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即我不來也諸孫中有  
一無賴者一日持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討鎖柳箱開  
之其中一小錢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嶺表錄異記

劉昫廣州司馬昭宗時人

綠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質石季倫為文址  
來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者老云汲此井  
存焉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  
巨石填之迨後雖有產女端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於異哉  
珠池廣州海邊之中有洲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  
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者舊傳云太子貪即珠  
逃去孟嘗君皆采老蚌剖而取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  
水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以篋曝乾謂之珠母容桂  
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肉有細珠如粟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

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犀牛大約似牛形而蹄脚似象蹄有二甲二角一在額上為一犀  
一在鼻上枝小為切謂犀鼻上者皆裙口束而花點小多有奇久  
牯犀亦有二角皆謂毛犀俱有粟文堪為腰帶千百犀中或  
有通者头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危無當矣  
若通無處白黑分花奇差則計價巨方希世之寶也余父居番  
禺諸犀各曾經服又有墮羅犀中散大株有重七斤者云是牯  
犀額上者心花多是撒豆班色深者堪為髻身斑散而淺者即  
拍焉栝盤器皿之類又有駭鷄犀云置暗室碎塵犀為婦人簪梳  
有光明也

辟水犀

云此犀得  
拾江海水焉



開置角於露霧中經久不經也

光明犀

云置暗室自光明也

此教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

野象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潮循人

或捕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備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膽不

附肝月轉在諸肉

假令出身建黃鼻即膽在虎肉上

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

弗林天食國即多白象膽餘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

各家養象負重致遠若中夏之畜牛馬也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此類時見者如小指大長尺餘腹下鱗紅

皆鱗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

也昔孫敖見之為不祥及殺而怪之慮後之人見後受其禍而

南人見之以為常其禍安在

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而成形殼圓口中瑩滑日照

如雲母壳內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豆黃而

頭足俱備海鏡即蚌子走出離腹之殼出食蚌鮑歸腹海鏡

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腹之殼

或生剖之有蟹子詰在復中遂巡亦死

水母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

尹駕

其形乃渾然能

一物有淡紫色者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下有物如懸絮俗

謂之足而無口眼長數十蝦寄腹下啞食其誕浮水上捕之

者或遇之即然歎而設以其蝦有所見越絕書云海鏡蝦焉

腹水母蝦焉自南中好食之云性温能已



彭蠡 冷熱之疾其理未詳彭融滯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

石距 章舉刑如鳥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煤如水母以姜醋食之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空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饒以薦酒俗呼為天齋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苦測其本性也

蟻卵醬 蟻卵醬交廣溪洞間酋長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烏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知其味也

聖蠶 聖蠶容南土風好食水肉既飽即下聖蠶以銷之蠶如青苔云是牛腸胃上巴化單 烏糞者既至則以鹽酪姜桂調而啜之之腸遂不服

蚺蛇膽 蚺蛇膽當罷州有蚺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蚺蛇入府祗候取膽余曾親看皆於火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昇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倒即於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以備上貢却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口却被入籠或云昇歸利川澤

春堂以渾木刻而為一槽兩邊約排十杆男女間立以春



稻梁敲磔曹絃皆有遍拍槽聲鼓聞于數里雖愚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鵝毛被 鵝毛被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從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暖而性偏冷宜覆嬰兒兼碎鷺獮番禹地無狐兔用鹿毛野毛為筆又照富春勅方州則擇雜毛為筆其用亦與兔豪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水潮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早其潮未退之間颶風作而潮不落晚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没人廬舍蕩失苗稼沉溺舟舡南中謂之水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亦

係時之災數耳俗呼為海翻為漫天

沙耆 沙耆生於海岸沙中春土甬其心若骨白而勁可為酒籌凡欲采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按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



說郛卷第三十五

嘉慶錄 三頁

唐韓太行山人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又云遼平袁平人本姓屠何人祖德仕後魏為

東城令東城河間為隗人陳渾切盡渾士相慎執政姓李氏南奔歸

宋宋恭文用之為直閣吏後出為安固令安固縣在永嘉撫子道平

累仕朝議郎宋通直道人陳沈慶之出牧江揚道平子遇

仙在任為司州鞏縣令為魏所虜北歸魏為交城尉累入

仕隨於戎虜轉副車錄入京後轉証戎將軍遇仙子耀焉

周太保轉官至魏國公刑部尚書未幾卒子弼年二十二歲

轉資襲父爵范陽侯弼子寬上柱國蒲山公知名當代寬



卒而蚤起焉晉楊玄感將反密為畫三策密用畫下東據黎陽反玄感敗走自救盡獲李密等行至魏郡去後依崔謙自反魏國公令祖居彥作書布告天下書曰太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翟懷元帥府左長史郟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豎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克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黎庶始終莫小心駸朽索而同危履薄冰而為懼故一物失所若納溝而規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青躬憂勞功於罪已溥天之下率土之濱播木鉅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

馭民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詎延長葉未有暴靈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隨氏徃因間未豫奉赭衣狐婚而高聖賢筐篋以取神器續成負袞狼虎其心始曠明兩之暉便乎少陽之位先皇大漸倚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宮僕釁酷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嗔憤如以州吁安忍闕伯彛劔閭所以懷克晉陽於焉起甸人為彘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之文王表其光大况乃墮壞盤石剝絕維城吾亡蓋寒豈止虞跖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在於聚斂人倫之禮別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之賢翻見齊衰之耻



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鏤諸皇子女成貯金屋北鷄鳴於詰  
旦唯唯恣其子飛相服戲陳侯之縣窮廬同胃損之寢爵  
賞之出女謂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  
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仄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於天璧光武  
無隔於支休此殷憂深慮出狂而荒曠於酒色俾盡昨夜  
武踊只手甘嗜聲伎常居密室每藉糟丘朝廷罕見其身  
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適不行敷奏於焉停權中山十日之  
酒醕酌魚知陰陽三雜之益留連詎化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  
潛為九市親駕六驢司比商人見邀逆旅設紂之繼為小溪靈  
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膏在易文

芳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何須  
絳構之麗故瓊室之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  
覆而不遵故典不念前書廣立池臺為都宮觀金坡玉戶青瑣  
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  
難為之勞民同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  
終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積與人無藏府庫而科稅  
繁弊不知紀極猛火屢殘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  
租扞軸其空日有黃金之費又不保其赤子夫婦棄於杜  
康莊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  
翻為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鄒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廵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  
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饘餼順年歷覽是登臨草臣  
疲弊供畜辛若而飄風陳雨聊竊比於先駟車轍馬跡遠周  
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  
東洋海而觀日家若納楛之勤人阻未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  
在海內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後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  
風非閉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  
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猜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  
大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以羈縻達  
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強弩射天無穿於魯縞衝風

餘力詎可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鷄助桑而有用恃豪怙疆  
窮兵黷武唯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億  
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委喪國實為黃池之盟符皇滅身良由壽  
陽之役捕鳴蟬於前不知揆綽於後復失相顧墜弟成行義  
未盡壯士托腕其罪七也正言放沃王臣匪躬推木草絕若金  
湏彌唐堯進鼓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輅時聘歲規之美  
而復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  
國穎達上柱國宋國公質若粥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暨  
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餒之賜龍逢無罪乃遭夏桀之誅王子  
何辜遂被商辛之戮遂君子結舌賢人鉅口指白日而比



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  
官分職青在銓衝察獄問刑無聞敗粥而錢神起論銅臭為  
功梁冀愛屋之蛇孟佗為蒲萄之酒遂使麀倫攸穀政以賄  
成君子在也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聞起一  
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  
王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遊東西征代至于結纍蹄蹕東郡  
固守閭鄉野戰馮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酒  
醑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勲賞懸授死定則  
絲綸不行異尚之齎金同項羽之刻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  
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九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讐忿

至於匹夫叢尔宿諾不虧况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子  
此未成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革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  
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行書罪無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  
以窮奇突於上國猘偷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  
蛇之毒百姓殘于殆無遺類十分為計總一而已蒼生慄同憂杞  
國之崩赤縣傲俱愁歷陽之陷且苗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  
喪之長三十姬終之數故讖錄皆云隨氏三十六而滅此則戢德  
之象以影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况乃掩捨竟天  
申統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無朱雀門燒正陽  
日蝕孤鳴鬼笑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荆棘板



蕩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微更少彘牛入漢方  
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  
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亮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  
詞不召以自至轟、隱、如霆如雷雖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驟  
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聖德  
武王承季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蕭王之業禹生白水月角  
之相便彰延丹陵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勛歌謠六合  
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陽  
上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符至日自長安鋒刃難當黃星出

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難大敵弥勇上  
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綿攢翼贊絳綸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廬城公孟讓上柱國佐武侯大將  
軍單器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郤元  
真峰郡公斐行儉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繫劍則截蛟斷  
鼉虜懸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  
蕭王之業復有象輪挾輶之士超距拔石之夫異馬追風吳  
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冑跋跡山川擲風  
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  
四七為名呼吸則江河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



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鴻滄海而漣殘莫舉昆  
命而厭小甲數行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朝而  
昏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備無逸等混吾惡念飛廉奸佞尚  
迷天教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  
斧於是熊角逐貔豹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  
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久多積甲則熊耳爲少達  
等助桀爲兇嬰城自固梯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  
鳴空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幘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旦夕  
與洛武牢國家儲積並我先據焉日久矣又得回洛取黎陽天  
下倉糧盡非隨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兵無前無敵裴  
克祿位仁基雄才上將受賂專征遐遁攸歸安危是托識機知  
變遷虞事負素讎搗於藍水頡陀獲在滎陽嘗慶戰沒於  
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沒可料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  
恃戒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近淮  
安濟陽俄能送款徐圓明己年魯郡孟海久又破濟陰於是  
海內駭雄咸乘響應封人瞻取長平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  
倉李士林虎視於民平王湘仁鷹揚於上黨劉興祖起於北朔  
崔白駒在於潁川各擁數萬之兵俱期收野之會滄溟之右  
函谷之東牛酒獻於君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  
把梓良材神歆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鷓起今也其



時龜鳴鼉應見機而作宜加鳩率子弟茹功名取奔之赴先武  
蕭何之奉高帝當召金章紫綬軒蓋朱輪富貴已重當年珪  
組必傳後業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知玉莽之恩仍  
懷蒯瞶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與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  
若陳平輔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擇木而處幸不自疑猛虎  
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漢自殺其君高  
官上爵即以相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俱焚  
易義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及地明余旦、之言皎日麗天知  
我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祖君考范陽人齊僕射孝徵弟  
六子博學強記下筆成文瞻遠之甚名馳海內吏部侍郎薛道

衡嘗存於隋帝、曰豈非欲殺之斛律明人見耶場帝嗣位尤忌  
知名遂依常調東郡書佐按宿城令稱焉祖宿城自負其才  
嘗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為元師府將長史記室參軍眼被隋  
朝擄棄所以縱筆直言唐高祖七兵壽陽衆踴五十萬遣仁  
則齋書至塞、負其強自為盟主密作書報曰嗚者皇綱失  
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中百六四海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  
嗷、家有占鳥之望故炎帝棄則軒轅出夏竇亂而成湯起尚  
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戰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  
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  
年逾一紀北鷄司晨飛虎擇內遊敗莫及終傷五子之教宮



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  
征伐賦稅窮於箕歛夫妻寡父出子孤瘠瘠如亂麻之多  
丘陵有積屍之氣况雄威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  
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奮臂鳴起拂衣豹變  
是知一絕所係寧為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  
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誓豈能及與况派流雖異根系  
本同俱稟鳳喙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為  
盤石自唯虛薄幸藉時來為內英雄共推明主銳師百萬  
成旅上將回七成群牛馬谷量羅紉山積開鉅橋之象樞  
負攸歸發厥倉之米人天斯膏故能長淮之地滄海之面

莫不篋厥玄黃爭獻牛酒轟、隱如霆如雷滅國者九鼎之  
輕亡秦者三戶之衆况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為吾藍天下  
誰敵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  
不宜哉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即卻令  
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消息來去其知動靜今  
夜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略務放唯宜動息脫蒙親降玉  
趾則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  
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蘭致之吾方安輯西京不遑東  
代即欲拒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喜記室承  
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



希衣戍卒鋤耨荆棘爭帝苗王旅鳴鏑起翼、京洛強弩  
圍城、周原僵屍蒲路昭王南巡沉膠船而志返凶奴北  
盛將放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群下能否大盜移國莫之敢指  
吾難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為高立  
城非賤素食當識僥倖叨榮從容勃之間雖云不可但願  
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議徒然等表安之流涕極  
賈生之痛哭所以伏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親和着  
兵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鷄鳴起舞豹變  
先鞭啓序當塗幸采中土兵臨郊鄴將觀周鼎七營放度酷  
以漢王前遣簡書屈為舊歲今辱來肯莫願肯願天生蒸

庶必有司收當今為收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所  
載大弟攀鱗附翼早膺簡錄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藉見  
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  
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  
期金日蝨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  
興言感嘆實疚子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  
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溫大雅之詞也蚤得書大喜  
自是言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容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  
蜜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眾恐未盡人散師老  
厭戰難以成功勸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



直詣江都執取獨夫弼令天下蚤雖未遑遠畧心異其言  
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  
蚤麗覽而味之佳詭而無已夫天地開賢人隱少微光處士  
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  
知肥遯為美齊物由歸雅度與蘭桂俱芳高風並雲霞  
共等門派世胃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為時逢  
版蕩代屬雞虞厭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  
人際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軹遺將問罪於商郊未遇玄  
女已思黃石詎有啟汝謀猷鋤成齧鈴者也百戰百勝之  
奇七縱七擒之畧每求筮仕實勞夢想仙師學究本源術

道奇數八風五星之候王舌金匱之形莫不洞識於心若指  
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滯足  
校首是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與運今也其時宜  
躡擔簦用虞鄉之襁披素輓輅龍委敬之風引領瞻狂  
拂席相待逢聽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由歲云暮矣  
桃花源况想其人耶冬首薄寒比其宜也想攝養有方當  
無勞慮廢不違千里早赴六甲孤已勅彼州令以禮相送真面  
非遙此不多及書送鴻容晦昧林野莫知所之字文化及試場  
帝于江都唐高祖始即位改元江都凶問至東都越王侗即  
位李蚤使房彥藻詐云蚤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越



王乃授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枝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渾一華戎東暨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繳後越函都日月之所照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室貺畢集祥瑞成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極明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賜觀停銮駐蹕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退於軒陛事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殞潰攀踊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哲

帝王有此逆剝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器其父述往屬時未早需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過九命祿重天下禮極人臣榮居世表徒承出殺之恩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不材夙蒙顧盼出入內外奉望堦墀昔陪蕃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恣其貪穢或結交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替履思加草萊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獲本職再從邊裔尋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因極獎擢之義人間稀有化及鳥窺為心鳥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暴於行路口不思言有扈之在夏時戎秋之於周



代痛奪之極亦未為過朕所以殞首崩心飲膳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翰墜元兇巨猾涓早夷修翼戴朕躬嗣守寶位嗣性寡薄志在復讐今者離黼衣而秉旄鉞釋袞麻而擐甲冑御免擔衆恩泪與兵指日適征以平大盜耳化反偽立秦王之子由北於因抱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於九五履殘禁御據有宮闕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俱亮滅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丹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親虎爭先熊羆競進鼓鼙震驚若

火焚毛鋒刃縱橫似湯沃雪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期順舉孽山可以破射石可以穿况賊擁此徒皆有離德京師侍衛北憶家鄉江右溥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夜徐甲倒戈永銷棄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戮及不辜拙辱人事莫不遁跡以目踊天竭地朕今復讐雪耻梟斬者一人極者溺救焚所棄者士庶凡因駕在賊所者一草原免罪悉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本意思因請計焉憊苦戰前自投赴官軍者量加爵賞表其誠節朕都郎大佐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靡好爵其從駕朝士



雖未至東朝皆遙授官職不為異等父子弟成亦引擢內  
外朝一依官品祿廩賜物准舊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之難  
望天監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臬戮元兇策勳  
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術戎機總取魏公節度盧楚  
之詞也越王仍別與璽書以伸原意皇帝敢問太尉尚書令  
東道行軍元師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  
知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  
聞雄才上畧縉紳攸而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眷  
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斟酌結何  
以今屬王室不造賊臣構難南征不夕蒼梧未歸雖地承丕

緒應此明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膳宮闕之中公孝義為心聞於遐  
邇仁恕特物形於內外具御相門克昌自久撫高祖撫運之年明  
聖在蕃之日非為義合寔亦家通今公即宗哥智足匡時威  
足夷難奮高世之畧舉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此是公  
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遺一木聊布腹  
心恩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情重深執對循環以悲  
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甯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  
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劓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  
公匡弼尤伐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上肅抵在下福謙禍  
盈天地常敷公率義衆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字



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性宸朕與天共誅之且聞元亮初謀  
誑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文偽霸相據有宮闕文武  
官人凡有所識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  
無妄之衆頓山壓卵覆海經營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  
亦委公公以來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韓彭更  
生伊周再產欽公縱欲存撫揖以認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  
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為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為心公運此  
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於世表豈以名殊而卦雅懷但  
功高茂實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之心故有今授恩體之  
耳既彼此義合觸類公家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

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勅待報即俟送告  
身務在機權勿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大果意于洪達是起  
釁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袁公深意李才蠢  
命延咎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而討剋復關河躋足可待  
司農卿李儉等既將君意遠來非無勞上所以並據授官  
以答來貺總戎之心去此稱違東望風煙情深為刺秋首猶  
熟成畧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非獨往賢今與  
公合當亦是由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眼青光祿大  
天大理卿張權等指揮者塞北面執臣位拜授詔勅密與王  
克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光祿卿邢國公以表殊獨孤



氏妻猷策勒其舊兵歸河東高祖許之乃行常侮教詔奚歸  
朝迴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為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  
討之奚敗死奚妻獨孤氏為周宗所虜

周宗善武下兵士問是表妹却敵善武

羸糧居之海西地昏平行無龍

斷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獵為生多不粒食至此百缺候高  
夫余羗云此以識界自缺候西皆黃沙無人居西行逾兩月即  
入回紇于闐界又犂牛城在青唐北五十余里其野產牛城之北  
行數日遠大山其外即接契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為  
蘆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羗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  
南即西蜀之背瀘戎至蜀有崇山絕險之此青唐邈川土疆

風俗之可紀者也

故采吏部侍郎徐公度家所藏書手自校定仍題青唐錄三  
字其子孫世寶之延祐中於吳購得之度字敷五睢陽人靖康大  
宰處仁之子故本內仁字皆缺其尽是書或云右班殿直李遠  
撰遠詔聖中武舉人官鎮洮奉檄軍前記其經歷見聞之  
實粲然可觀後見孫尚書覲所撰汪彥章墓志其著述有  
青唐錄二篇不知果是書否也元統二年四月十日笠澤陸友  
仁記

青唐錄 二篇

李遠

青唐錄邈川其地在黃河之曲直西成都數千里北占河湟間



二千余里河湟間有鄯洮河渭喂壘岩尋州唐屬隴右節度而鄯其治所也蓋禹自積石導河河行數曲而湟水北水入焉河渭蘭會疊岩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鄯廓積石軍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炳靈寺即唐靈畚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祧所建寺有大閣附山七重中有像刻山鳥之百余尺環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因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羗多相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磴由平壤中有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東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上峻嶺二十余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余里道出峭壁間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為棧下臨湟水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過平地絕廣數畝羗因之卓帳建寺焉四千里出峽屈典下至大川城川也長百里宗河行其中人岸皆羗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奇城分東西二壘廣人里北依山南枕湟水北諸城最高至秦州千余里東北至西涼州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西蘭州二百里北至河州百余里又二十里至青塘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旁開八門中有隔城偽主居城門設醮機二重醮樓後設中門後設儀門、之東契丹公所居也西為絕及夏國公主所居也過儀門北



二百余步為大殿北極柱繪黃朝基高八尺去坐丈余矣  
碧琉璃磚環之羗呼禁圍凡首領升殿白事立琉璃磚外  
犯者殺之旁設金浴佛像高丈十尺飾以真珠覆以羽蓋  
國相廳事處其西國王親屬聽事處其東直南大衢之  
西有壇三級縱廣畝余每三歲是祭天於其上西域無處數  
千家東城惟陷羗人及陷人之子孫夏國降于闐回統往來  
賈敗之人數百家之城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水西平遠建  
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圍垣屋至千余楹為大象以黃金塗  
其身又為浮屠十三級以獲之阿里骨斂民作是像民始  
為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決僧之麗法無不免者城中  
之屋佛舍居半雖國主殿及佛舍以瓦余雖主之宮室亦土  
覆之自青唐而行四千里至林金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  
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自瀛為鹽其色青中有島廣  
十里習宣任意權至

省心詮要 一百 宋林逋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寶貨用之有  
盡忠孝身之無窮 纔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多言  
則背道多愆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之惡不曰意好  
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心不清則無



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墮行  
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  
為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為禍害多聲色  
者殘性命以斧斤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  
者貪以潔沽名者污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  
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千斤之石置之於坂之上  
刀可以送九仞萬斛之舟遊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  
勢使然也若馳群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廷非駿可奇才  
不得先 人之有之矣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  
恥雖過失不害焉賢者雖疾病不失焉金人口腹不節致疾

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安平賤者休休所以  
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攫金於市者歆心勝而不知羞  
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沈溺張飽帆於大江馳駿  
馬於平陸天下至快又思則憂慮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  
或我嗟莫莫大馬利可共而不可極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  
敗衆謀則泄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期於朋友者  
事君必忠人性如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及制水者必  
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此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  
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慎也 以愛妻子之心  
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



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巧辯者與道  
多悖訥者涉世必踈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  
猶詢民瘼於貴游索珍玩於寒士難哉 人以巧勝天天以  
直勝人 女相妬於室士相嫉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  
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  
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踈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  
急輕人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  
率人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用心  
之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

貴之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頭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  
無私者不惑和靖先生傳淮海桑世昌字澤鄉作付予此先  
生林公通字君復世為錢塘人祖克己世仕錢氏為通儒院  
學士通少孤刻志為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結廬西湖  
之孤山真宗聞其右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行草書  
喜為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嘗錄其藁或謂曰先生何不  
錄所著詩以傳於後世通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於時  
况後世乎通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来  
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暎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  
有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踈疎茂陵他日



永遺棄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通容臨江李認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通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通卒而認適知杭州為制總謁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詩納其墳中

能段齋謾錄 二十

吳曾 字席臣臨川人

上梁文 後魏溫子升有闔閭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臣是簡收下無違雕梁乃架河翼斯飛八龍孝九重魏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其來久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

凌烟閣名 唐太宗真觀十七年以功圖凌烟閣名凌烟世以始於太宗然宋鮑照亦有凌烟樓銘曰暇江列楹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含絲烟塗俯窺淮海倪眺荆吳王我能架藻思神居宜此屬脩靈所扶則凌烟之名六朝已有矣

婦人有謚 婦王岐公作呂公綽墓誌云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謚自漢晉以來自皇后名因帝謚焉稱國家順僖翼宣四帝暨太祖皇后悲同廟謚獨章聖皇帝五后節惠曰宣莊與謚典不合簡易名為章追正前失仁宗草之余按晉時婦人有謚虞諱母卒謚曰宣桓溫母卒謚曰敬然則公綽以古者婦



人無謚蓋不知所本矣漢祖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後高后五年  
又尊曰昭靈后然法曰婦人有謚自周景皇穆后始也一左傳  
云聲子生隱公杜預注聲謚也正義曰謚法生其國曰聲放  
放生碑 生達碑世以起於唐非也按梁朝元帝已有荊州  
放生亭碑見藝文類聚之七十七卷

寄附鋪 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唐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  
防作霍小傳有云大曆中寄付鋪侯景家

近世造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酉陽 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  
因留之故梁湘東王山賦訪酉陽之逸典余乃嘆段成二名書之  
所自也

司馬溫公有真率會蓋本於東晉初肆拜官相飭供饌羊曼  
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住該日曼則漸不腹精隨客早晚而  
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意曰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饌  
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焚香始漢 李相之質已集謂焚香之始云人佛菴澄傳襄陽  
國城墜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曰今教龍不取水乃至澄上坐  
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干吉來  
吳會之精舍燒香讀書制作呪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  
亦云是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



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博風 博風今之屋翼之謂之博風見儀禮篇云直於東榮鄭氏注云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博風又雲榮在屋棟梁頭與屋為翼如鳥之有翼故斯千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之室云如鳥之有翼故斯千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鞞斯飛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詩多稱味遂謂與之同時再次莊雖歌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曰蘇小小錢塘名娼也

蓋南齊時人而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船公十六年晉朝起聘于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曰賈人既成賈價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孝未辱而謂弊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朝之子以威福之其賈必賦云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非其和買故云然也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欵與公輕歸宋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欵與公單騎而歸此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  
不單騎也其六國之時始不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  
疋是也典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書其經典並無騎字王觀  
國學林所編云史記前漢羨頡侯劄信賴川地名不羨者羨  
音卽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尺城陳蔡不羨陸德明音義  
曰羨音卽前漢地理志賴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羨衰城有兩  
不羨陵潮預師古曰羨者卽卽也自古所呼如此宋王招魂云  
肥羊之腴肺若芳和酸古陳吾羨以音韻協之亦讀羨爲卽  
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羨曠之字皆爲卽工止宋王招魂也故  
曾頌閔公與史游急就章羨與房漿糖馬韻至予以不羨爲

卽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獨如此不知又何也

登聞鼓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  
其未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  
仍申詞部給深其欵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縣僧尼  
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裁旨 近世自鈞台肯以下稱裁旨按李西之擅引澤州兵夜  
入潞將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鈇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  
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行狀 自唐以來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



梁江淹為宋達太妃周氏狀在坊裴野皆有行狀

乾笑 世稱笑之不情者為乾笑按宋范曄謀逞就行於市妻  
來別罵曄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而已按  
笑此為始

舍弟 舍弟兄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  
以令弟子建因荀仲茂從容喻鄙旨

併當

併當 去聲

二字俗呼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祿

與丞相語嘗以謹蚤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  
後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祿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笑至  
臺問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聞

一頓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祠人祀祠欲乞食主人迎神  
出曰何得在此聞祀詞欲乞一頓食可

經紀 江西人能幹還者為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  
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軟白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  
須賜物

恩府 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馬戴、大申初為掌書記於大  
原李司空悞以正言被斥貶即州龍陽尉戴著不自痛不得  
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見金華子雜編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陀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實  
遠國語注曰風聞來也來聽商旅之言故沈約禪王源曰



夙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王澄表以爲法忌  
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軀夙聞氏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記曰文嬪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  
子也切近稱姐世名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  
錢曰自左驥史炳譽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變與左驥考於  
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太宗嘗賜譽姐蓋亦當時之  
樂人已足知婦人稱姐漢魏已然矣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鄭倓  
爲江淮召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始狀未畢我  
未及餐尔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盡俄而女僕請飲庫鑰

匙備夫人點心倓訴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  
帝內傳云何如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  
至尊下降於至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迺知此語久矣

飲席醉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外內親表開宴有飲席一  
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流吐而  
出不相識泊卽度說於主人咸無此官况思之乃是得行酒時  
於階上醉酒卓頓潑也自此每酌飲令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  
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出夢鎖言

丈人 丈人以妻父爲丈人本於漢句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

竹箬簦 大唐新語曰漢且總曰箬箬漁眠總曰枝朽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箬簦全獨而保生能奉聲嘶保宗而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箬音平声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曰非契挺切誤矣故杜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驚腥我實游宦無况者擬來隨尔帶箬簦皆作平聲今韵略不收此字

蘭若一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尔者切於上探官儀耐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真懷交詩中四句云東安望仁者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揚妃別傳以為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指甲痕乃貴妃指迹珠不知唐談實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及書皆歐陽詢之所謂初進樣文德皇后指一痕因鑄之

條脫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語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又真誥莠綠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云仲夏造百條索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繞臂雙條達等織組之為釧必矣弟以達為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詩古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



雙跳脫但腕脫兩字不同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定舊史無其人予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吳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驚定者特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以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為佛寺為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善肫傳曰盜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者說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千古東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朝人捲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凡十八拍觀國以為董祀妻蔡琰文姬為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



撰以咏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後矣王荆公作集句胡  
茄十拍首言中卽有文能傳業有亦咏蔡文姬也王昭君未  
嘗有胡茄曲傳世以上昏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茄十八拍小  
胡茄十九拍孟蔡瑛作及按翼琴曲有大小胡茄十八拍沈遼集  
世名祝家聲小胡茄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聲拍謂之祝家方  
祝氏不詳河代人李良輔廣陵上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  
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童庭蘭蓋沈聲蓋大  
小胡茄云以此枚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  
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二十六拍胡茄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  
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  
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茄但拍數不同再虔信詩云方調  
琴上曲變入胡茄聲現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也乃鐘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

范氏偷鐘亡有得其鐘者郤員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  
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棄已遽然掩其耳恐聞其過亦由  
此也任昉勸准戕云感甚盜鐘功疑不賞

一頓食

杜詩頓食黃魚昔謝僕射陶太常同詣吳領軍

坐久吳屈客作食今日已中使婢燭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  
氣可語

女壻

春秋左傳氏襄公六年晏弱圍萊煙文環城於堞注



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棠、牛臣隱於矩牆以射之二  
十七年虞蒲樊攻崔氏堞其宦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睥視短  
垣女牆背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睥女牆也釋  
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曰帝  
城詩城峻隨天壁接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縣古城詩曰  
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曰夜深猶過  
女牆未歸憶故鄉云塞鴻已侵池禦宿宮鴉猶恋女牆啼  
此學長卿也

虛北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曰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  
擲虛北谿洪慶善曰北谿谷也古詩哀壑叩虛北按古詩之

虛意北當是壑中空穴耳所以老子曰云北之門是為之天地  
之根照大戴禮以丘陵北洪取大戴之意耳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釋官小說南海有  
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醉如一堆泥然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  
說之真觀笑林本於此

上人 唐時詩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高弟是也按摩  
呵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呵耨菩提心不散  
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麓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



八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效  
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大康二年汲郡人之不  
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行年專其瑣  
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之觀於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  
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吊二世賦云臨曲江之墜行即  
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隨文帝  
以名不止之故杜子美詩曰曲江翼幘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

七發所謂曲江有辨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今蘇州

萬乘作平声

天下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声余讀音傳皆

作去漢高祖平生畫贊曰贊高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  
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  
平声用也

箕子名胥餘司馬彪注莊子於它書不免易牙名巫易牙  
其子也見孔穎達祖傳疏

花夫人 偽蜀王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  
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蹄慧妃以蹄如  
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辭自解曰



初離蜀道心將碎，尚恨綿。春日如綿馬上時，聞杜鵑三千  
宮女皆花貌，妾最憐。娟此去朝天足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  
以天人姓費誤也。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奴崔念四之館，因其  
行弟作四詞踏青遊詞云：識箇情人十五年，歡會似賭賽  
六隻潭，四向巫山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  
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  
三八清齋望，求同鴛被，焉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都下盛傳。

呂洞賓 廣異文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呂

翁經邯鄲道，止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廬生睡，事此呂翁非洞  
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謂之孫，謂仕德宗朝，今開元  
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  
字亦非也。開成雖閩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按本  
朝國史稱閩中逸人洞賓年百余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  
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余歲則非開  
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閩右人，咸通都舉進士，不  
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云。以此知洞賓  
乃唐末人。

嵇操 李祐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官怨其嵇，大抵對責。



之翌日請見遂極高監司愈怒稱又責問祐供狀云高表不可低表不可乞指揮明降若樣一箇蓋用理語也

鞋底樣 揚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所多塗竄

揚甚不平因取案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如為鞋底樣

題其旁曰世裝揚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語是它別人脚迹

當時博以馬喚尔後舍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謂曰又遭鞋底

續釋常談二十卷

龔頤正 字養正 號介 隱居借人

北史魏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為格至至問王之賢愚專以停解曰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灼然矣用况滯者皆稱其然通鑑梁大同四

年東魏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賢能沙

汰尚書即妙選人也以居之

御前陛下 後漢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曰御前漢高祖紀

注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者群臣嚴至尊之

意也盧氏雜說鄭述古東都問君與抑當將軍甚熟抑

妓樂極多鄭嘗與八妓詩曰云云抑見詩意甚喜某不

惜此妓待見某命使發遣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

子博士抑見除目乃置入京

新除 南史元嘉九年新除太保王弘薨大明元年遣新



除司空沈慶之討綠江蠻景和元年十月殺新除太尉沈慶之

下官 通典曰宋武孝帝多猜忌諸國吏人于本國君不得稱臣而稱下官事在孝武進中一說昔之稱臣皆通稱焉梁武帝始改臣為下官

面折 漢王陵傳陳平日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汲黯傳黯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公孫弘傳每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脫空 五代史周太祖入京師少王崩於北園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立之公至宗州周祖已為三軍推戴郭忠恕責

道曰令公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並弃令公之心安乎道無一對

備員

毛遂傳備員幸矣

承乏 國史鄭澣以素儉自居居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未竭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澣喙之問其所欲則曰思得承乏一尉乃衣錦還鄉里也澣許之

不快活 蘇氏閑談錄桑中令維翰嘗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後有似着新鞋鞵外望雜好其中甚不快活

相公尊重 涑水記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礼絕百寮見之無少長皆拜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卓傍



唱曰相公尊重客敬階起退

相門有相 南史王訓傳名見文德殿上目送之未米弁曰可謂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 南史王鎮惡傳宋武帝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出入臥內 漢盧綰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阜出入臥內楚元王交傳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

不作好事 五代史王建立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

風流罪過 北齊書卽基為鄭州長史性情儉在官頗令人

寫書潘子義遺書曰在官令人寫書亦是風罪過

遺賜子 淮南子遺賜子不思其父魚鮓於心也不知父貌

守寡 後漢仇覽傳陳元之母告元不孝覽謂曰毋守寡養旅若身投老柰何肆恣一朝欲子以不義乎

小斤 玉堂閒語元和中裴晉公微服出遊側近郊見湖糾與語伶而獲亦三十餘年入小斤曰云

房室 梁書武帝手救責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

作人難 本事詩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方值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



君才容國亡必入豪權之家於斯絕矣倘情緣未斷猶異相  
見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它日必以正月望夜賣  
於都市及陳亡果入越公楊素家寵嬖殊厚德言流尚半  
載幸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  
鏡者乃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就食具言  
其故半出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亡去鏡歸人不歸無  
復媚娥影空窓明月輝陳氏得詩泣涕不食素知之愴然  
改容即名德言还其妻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  
曰今日甚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  
郎子 雜北史齊楊林之傳崔暹子達年幼而聰敏年十餘

已作五言詩暹指示朝士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可成偉器又  
暴顯傳有一沙門指之曰此郎相好南史梁鄧元起曰年以  
母老乞歸供養時元起為益州刺史以西昌侯蕭藻伐之  
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曰馬為

郎君 世說諸葛瑾為豫遣別駕詣臺詩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不與相見後相過別吳出郎君云文選  
應璩與滿炳書亦云好嘉郎君謙下之湘璩嘗事其父寵  
故稱郎君

半子 唐田訖傳滅安公主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為兄  
弟今婿半子也



老兄 晉書劉毅傳東府擣蒲大擲毅鄭得雉劉裕接  
五木久之曰老兄誠為鄉巷曰即成象焉

吾兄 左傳襄王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其室對曰我  
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周定公十年辰曰是我廷  
吾兄也

令弟 文選謝令靈運酬徒弟惠云未路值令弟開顏投  
我心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元氏  
小焦子命

姨夫 姪書吾時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

陸姨夫師授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

妹婿 王輔夫錄趙岐娶馬某女宗妾為妻某兄子隔岐不  
以妹婿之故屈志於龔

妹夫婦弟 談藪王詢祖曰唯覺妹夫踈於弟婦

先輩 世說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  
輩初無又人有問大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此謝曰阿敬近撮王  
劉之標

果末 後漢杜根傳根為桂陽太守雜幹是早末皆古習讀  
村人晉劉麟之居岐積年衣食有無嘗與村人共值已墮之村



人亦如之

火伴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始驚忙

阿娘 廣異記有張御史者見一黃衫人至謂之曰陰府取君命  
淮中溺死能一日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又云續命經即  
金剛也張因呼人召集同朝足千卷鬼又至云可免然雖暫  
到地府衆見黃衣人與御史相逐出門張至地府言轉經事  
得放黃衫人乞少錢張許之云我今一鬼耳何由办得鬼云  
但念今妻子还張遂心念其妻鬼云夫人部與阿娘來張仍  
又心念之其鬼云已得之矣既活其妻言夢君求錢阿娘云夢  
何足信阿娘之又夢見君便布紙錢燒之又李商隱雜纂七

不稱意內云少去聲阿娘

媒人 焦仲卿妻古詩阿母白媒人負賤有此女始遣退家門  
又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人又云媒人下床去諾、復尔  
樂

貧道 晉宋間儀制道人自名之詞曰貧道

貧子 野人間話偽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  
客游天台禪院聯句為詩絕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  
之即言曰撫掌大咲

乞兒 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听辟雍二府觀壯嚴而大尉  
府獨卑陋顯宗東頭皂曰雍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



檀郎 李商隱詩傳門庭舊未行今朝敬香屬檀郎李賀詩檀郎安眼何處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尚人時

累重 孔毅父雜說前漢西域傳七曰輪臺募民壯健者累重敢涉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某甲 三國志許攸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異州也

小家子 殷云小說李舊周縣縣令某甲室小家子不敢見膺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令俗小少年者春回為後生子文士往、笑之不謂此乃古語訪人尚用也

幹事人 宋書沈文季傳宋帝就褚彥回求一幹事人為晉平王上佐

侍史 史記孟嘗君與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君所與客語

書手 報應記宋術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

容氣 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容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顏延之故雲高日北擬容氣虛張

村氣 劉鍊嘉請唐詔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

空相骨頭 太平廣記鄭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入誠鋪為笑語謂光業曰必先可以相容不光業輒半鋪之地又曰必先款杖取初水又曰使子就煎一碗茶欣然與之前居二日光業取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頌叙一宵之素曰既蒙取水又便煎茶當時之識不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焉後進窮相骨頭

意智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生開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在意 通鑑漢乾祐二年漢隱帝兵出拒郭威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頭在意

苦教人 韓偓金馬臺記上執偓手涕泣曰我勸你且和同果如此有何利益苦教人

打草驚蛇 南唐近事王魯為當塗宰日以資產為務會部中連狀訴主簿貪賄千魯上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燧寒 開元天寶遺世巨豪王元室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坊巷中掃雪為徑路躬親至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焉燧寒之具



陪酒陪歌

釋中珠花品序每歲禁煙前後置酒饌以待賞

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之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今朝有酒今朝醉

羅隱自遣詩云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

未明日當

張公吃酒李公醉

朝野僉載天后謠言云張公者江易之

兄弟李公言李氏也

十字街

韋述兩京新記有十字街西之北云有十字街之云

一步地

劉禹錫懷白樂天詩相於望一步地脉·萬里情

王建長門怨長門一步地肯輕回車

襪衣

舊唐書王武傳武襪衣坐胡床受恭云

靈床

世說顏彥光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

遠水不救近火

通鑑梁中大通六年杜翹周曰遠水不救近火

橫財

獨異志盧懷慎無疾暴卒及復生冥司有三十爐日

夜為張說鑄橫財

財主

世說陳仲子為太丘長有却賊殺財主

縣鼓待槌

世說陸仕衡仕龍鴻鵠知徘徊懸鼓之待槌

不長進

世說王長史與支吾支日君義言了不長進

菴頭

白樂天和賈常州醉中詩云菴頭新令從偷去亂骨清

吟得以無

前程萬里

南楚新聞魏公崔相鉉元畧之子也為童兒隨



父訪于韓晉公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

預借 五代史孔後唐莊宗后劉氏傳同光二年秋大旱預借  
明年夏秋稅

大程 五代史孔謙便謙唐莊宗時為租庸使遣大臣放借  
羊柴炭占庇人

活地獄 通鑑五代南漢主設鑊湯鈇床剗剔等刑謂之活地  
獄王彥聞話通勤在城五作子行人

大樹皮纏 大唐鄭谷詩曰大樹皮纏小樹小皮裹庭前紫微  
樹無皮也得過

不曉事 文選揚修書稱脩家子雲老不曉事

三十六策 三十六策走是上策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擅  
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

臣耐 國史纂異志李德昭為內史姜師德為納言相隨入  
朝姜体肥行緩李怒曰臣耐殺人田舍翁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堅夜馳見表術畫地計較

改常 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尊美閹官中仁也常一日發狂  
手足舞踊傍有一猫一犬猫息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國



書

一